

吳校教

自英吉利及澳洲洋天下，遂播為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及澳洲洋之霸權。擄掠旗於環繞。殖民之地。寢屢乎入太平洋沿海。而侵其主權。後起之德意志。既以陸軍霸歐陸。乃欲以武東方。大擴其海軍。人知之。亦潛為之。歲增海軍之預算。為國會爭論之焦點。噉門十餘年。而有歐戰之爆發。夫歐戰歐陸戰也。然使協約國無英吉利偉大之海軍力量。而四面包圍之海洋洋權。則不足以封鎖德奧士海口。而盟國諸國。必不致於自斃也。若言五年之陸戰。德亦稍勝矣。卒以無良好之軍港。不能先佔優勝之海權。雖有地中海之海軍。特異之潛艇。終不能出波羅的海。及地中海一步。此其所以敗也。於以知海權之重要。在於海軍。而海軍之勝勢。尤在海權。我中國者。太平洋西岸之主人翁也。有南北長江之海岸線。有天然良好之海軍港。惜自甲午以來。幼稚之北洋艦隊。既遭覆沒。而沿海各軍港。又為列強所竊據。海中形勢。幾與日本共之。三十餘年來。國家多故。主權不完。雖有海軍。亦恐無能為力。況零星艦隊。至今未能成軍。殊不足以固國防之助。乃不幸而有南北之自相爭攘。其所以負我海軍者深矣。所望助成統一。止戈為武。然後裁內戰之陸軍。注全力於海疆。以固我圉。則際地之增高。亦平等條約之取消。皆將於於是矣。此我海軍同胞。所當明其責任。而不得不大聲疾呼者也。張顯列強。雖有國際和平之會議。而限制海軍之政策。猶逐海人緣滿湖。

本刊登求書畫之八十四

萬鴻琳女士畫

近國事之日趨衰頹。經焉憂之。乃不憚辛勞。出其授課餘格。先生本執教鞭於慈爾堂。獨創一梓華國文學社。命名之意。無非保存國粹而已。其用心亦良苦矣。

前月十一日。為先生五十誕辰。嚴錫蘭。嚴壽。張公權。及新任上海縣長嚴慎之等。昔時皆曾受職於先生。今得得率羣心。追念德恩。爰於西門關帝廟。稱祝祝。一時羣集。沈湮一堂。誠盛事也。四壁名流詩聯。滿壁殆遍。莫不勝欣。若朱大可等。以先生為醒世社社長。日所贈。是日不幸性怪。特備素餐以餉客。仁者之心。自是不同。酒半酣。忽某君建議云。凡我門生。今日適為先生各晉一觴。以為壽。登高一呼。應者竟達百人。羣起先生。趨前將實行每。敬酒一杯。先生斯時。不由驚惶失措。急曰。如此酒數。余實不能勝任。諸位盛意。祇可心領。謝辭。言時頻頻。後卒以共飲三樽。行三鞠躬禮而退。先生門牆桃李。其衆於斯可知也。

顧西津立品之高

近今足當江東老畫師之稱。而無愧色者。厥推吳門顧西津一人。今先生歸道山。其家藏畫甚多。先生名麟士。字鶴逸。西津其別號也。家藏畫甚多。臨摹數百本。生精力盡在於此。是暇。暇入宋元名家之室。非徒以清初四王為依歸也。曩在滄清未造。瑞徵以吳中大吏之氣焰。貌為鑒藏家。閱兩月。先生畫。以四百金為潤筆。紙紙送先生。欲得顧先生催索。先生曰。余畫不受人催。原封具在。速州去。毋因乃公。聞者歎為立品之高。宜其與時俗畫工。有涇渭之別也。

一產五子之考證

楊克勤

異產之事。歷有所聞。史所載。至為夥頤。即近人關於此等紀述。亦不在少數。然未有如後敘伯君所稱一產五子之罕聞者。產者李氏。為虞鄉朱豐年之妻。五子自光炯炯碩大無朋。積之虞鄉。亦屬罕見。唯朱明一代。類此者有三。而存之。微特參攷故實也。錄如下。

西樵野記云。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天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輕。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巡撫畢公。案臨吾黨。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究其案牘也。

一申野錄云。弘治戊申。山東有民婦懷妊。腹極大。及。乃得五兒。其中一男四女。形皆魁碩。試稱之。男重五斤有半。女各減一斤。共二十三斤有半。

二申野錄又云。弘治癸丑。蘇州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腋下各有口。啼則上下相應。數月產訖。

三男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腋下各有口。啼則上下相應。數月產訖。蘇州民家之三男二女。近於怪。數月皆死。猶嫌其晚也。山東之一男四女。形皆魁碩。似可與宋豐年之五子媲美。然女居其四。未免陰盛陽衰也。惟揚州之一孕五兒。據與宋豐年之五子相伯仲。惜乎爭財析居。未解難得兄弟易得田地之旨趣耳。吾述之。亦欲宋豐年之五子。異日作前車之鑑也。

外此如萬歷二年。肥鄉民婦一產六子。見畿輔通志。十八年南宿州民婦。一產七子。膚現紅白黑青各色。見明史五行志。俱斑斑可考。以非一產五子之範圍內。不縷述。

李右之先生之壽

王道龍

李右之先生。字味清。學問道德。冠絕一時。慨觀

堂 畫 朱 家 學 文

人 一 日 十

堂 畫 朱 家 學 文

[illegible]

况又韓之書

王佩諍

正書行草之分。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皆世傳鍾衛索靖之法。齊姚元標爲南派。趙魏魏齊周隋之北派者。南派鍾繇荀爽之義之歐之僧虔等。以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湛高遵沈義魏元標趙文深丁道愔等。以王羲之歐陽詢諸賢長。南派不顯於隋。至貞觀而始大顯。然歐陽詢諸賢。本出北派。沿隋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流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矜妙。長于啓覆。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跡可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樸。長於碑版。而蔡邕篆籀郭忠厚所觀張芝之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猶有存者。而兩派若江河。南北世殊。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南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鍾繇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趙宋間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唐時兩派字跡。但寄繆籍。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版人所共見。鍾繇篆隸。任其自便。宋人因循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版。任其遺他。遂與隋唐相失。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邵詢。豈能今所存北朝諸碑之皆是。而唐初書家。衆而盡廢義獻。豈知南派生長齊隋。接近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惟是朝祚雖短。體格振擢。然其筆法勁正遺芳。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累書者之名。卽此一端。亦守漢法。惟微體太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者不見於北史。魏齊周書水經崔浩石路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其中如魏晉崔悅崔瑗盧湛盧休復盧遵。皆世傳鍾衛索靖之法。齊姚元標

◀ 穩妥求須資投——的資投們我得值展發之大極有產地的海上大 ▶

如此歡場 (十三) 錦浪生

看靠板壁一架鐵牀側着青木衣櫥。桌椅衣架。窗櫺一雙綉椅。通是亞克的。舒純笑向義美說道。該你認新房般多說仔細了。明天回去。好做寫遊記。記得詳細些。忽指着牀後的淨桶道。這裏還有名件。不要漏落。老二小阿媛等。都掩住嘴笑。舒純索性胡鬧。揭起牀褥來道。牀底下可有法寶。讓義美遊記上資料最飽些。老二急得來拉住。笑得粉頰亂飛。說道。有甚法寶不法寶。要末小阿媛的指鼻涕糊頭。丟丟要洗的。二少不要諸葛三官經說。舒純見小阿媛作惡笑。便把兩手搓搓他面頰兒道。小阿媛你的鼻頭。竟每况愈下了。這兩天傷風罷。不要是腦漏啊。房間裏笑聲不停。又一閃到大房間去。……忽聽得樓下房

記小情人

范江帆

星期日。子午觀前街上。思得一精美之玩具。歸始嬌兒。乃往來蹣跚。終無所得。不覺為之赧然。忽眼光所及。見一奇妙之目的物。諦視之。則地攤上。陳一對磁質之小情人。遂狂喜。急以小銀幣一枚。易之而歸。

此一對小情人。均係佛裝。貌頗婉。可可愛。男後手紙持一小紙。受伴過陽。極精妙。能張能指。與真無異。傘作紅紅。



小小消息

革命先達余天遂先生因略紅宿疾於上月二十一日遽歸道山。
(知)

名畫家抗碑英。近患肺炎。往莫干山養病(曼紅)心畫閣集。第四集為山水。刻已付印。有吳昌碩。王同愈。袁培基。汪仲山。劉隴川。湯定之。黃賓虹。鄧春謝諸家作品。
(畫痴)

某畫家超畫整女公子坤華。(日前假廣東旅館。為子師之喜。繪贊者如王一亭。孫雪泥。吳子鼎。趙眠雲。鄭逸梅。鄭曼陀。謝之光。熊松泉。丁輔之諸子。書畫文藝家濟濟一堂。頗稱一時之盛。(靈雲)

地產交易

上月份大交易公共租界東區白老匯路之大棧房塘山路之四。一畝地皮及華德路小段皆經狂競之中售脫西區靜安寺路一帶地皮極形活動計售出地皮大小約有四五十畝之多猶有若干須待商價者地產界則可計五百萬餘圓計售者二萬萬大元各

間。也是嘩拉笑聲震天。夾白聲碎蓬蓬地。板聲。慶文先推窗在欄杆上望。却被窗簾攔住。舒純問老二道。可又是那阿應頭把戲嗎。老二一點點頭。又聽樓下高喊再來一個。又是一陣狂笑。慶文問究竟怎一回事。可是八太爺喝醉過胡鬧嗎。老二慫慫怕。大力士在試驗國技呢。舒純微笑向老二扮個鬼臉道。多不是的。是戲館裏的藝把武生在演雙跑馬啊。老二沉沉下臉閉個白眼。慶文性急問道。規矩矩知是怎事。老二道。我告訴你罷。位畢來稱二少爺。因他舉動滑稽。有些獸頭獸腦。人家多稱他阿應。他也是好出身。從小喜歡嬉。嫖得太沒稱當。就整了脚。到現在被他異想天開。專走弄掌裏。一見房間裏有客人。在吃酒。他就恭而敬之進來。向席面上掛雙火腿。慶文道。怎麼掛雙腿。是不是送火腿打抽豐嗎。老

徐枕亞之赤鼻。張枕綠之怪字。鄭逸梅之補白。張丹斧之歪詩。嚴美孫之口吃。徐卓棠之雲眼。周瘦鵬之脫頂。劉山巖之麻臉。江小鶴之失職。趙君狂之醉眼。姚廣慶之姣秀。徐習身之瞋眼。吳雙熱之跛足。

偶遺致不奉寄期按角二元一洋外國角八洋內國費郵連(期六卅)年全刊本閱定▶

五